

魯迅看報罵人的怪招(上)

童世璋

魯迅憑讀報寫雜感

幽默大師林語堂曾說：「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，提到散文不能不談周作人與周樹人（魯迅）兩位周氏兄弟，尤其是魯迅更具影響力。」，可惜的是這一代文豪魯迅，不幸淪為共黨工具。魯迅在五四前後，是對青年極具影響力，最有煽動性的作家，他在打倒舊社會是主將，使中國青年轉向左傾更有重大的影響。

林語堂博士逝世前向人表示：魯迅在逝世前夕與胡風的談話中，曾表明：「早已感覺到在中共統治之下，個人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，根本沒有存在的餘地」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，由魯迅死前說的這幾句話可見魯迅在人生最後的旅程上，已真正認清了中共的真面目。

最近由於魯迅的長孫周令飛先生，毅然選擇自由，偕同未婚妻張純華小姐回到自由祖國結婚定居，證明魯迅最後數言的正確，反共影響之深遠。

由於周令飛先生的歸來，使得許多年輕朋友對於魯迅希望多一些瞭解，因此：最近我讀魯迅於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兩本書——華蓋集與其續編，忽發生興趣，專心注意——

魯迅當時看了些什麼報？他作了些什麼雜感？魯迅當年，是雜感大王，投槍的射手，甚至被目為殺手，感從那裏來？

那時報業情況如何？或可從而發現報業史的資料。

魯迅如何處理這些資訊？又怎樣轉換而為罵人、傷人、揆射的武器？

華蓋集序亂蓋一通

最初耽心不太多，結果發現兩本集子中，他從報紙上獲致的雜感相當豐富；我乃亦有雜感：

一、魯迅當年的讀者滿中國，他結集時，滴水不漏，小引中說：「燈下無事，便將舊稿編集起來；還預備付印，以供給要看我的雜感的主顧們。」這倒是老實話，有人要看，如是他一年發

表的雜感全部結集印成書了。

二、他在續編小引上說：「這裏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，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、所想到的、所要說的，一任牠怎樣淺薄、怎樣偏激，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。說得自誇一點，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，那時無非藉此釋憤抒情，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，你要那樣，我偏要這樣是有的，偏不違命，偏不碰頭是有的；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具上撥牠一撥也是有的，此外却毫無什麼大舉，名副其實，雜感而已。」魯迅用這種心情這種態度寫雜感，憤激特別多，所遇到的事從報紙上感來的，自然就不爲少了。

三、魯迅爲何取名「華蓋集」呢？他在題記上說：

「……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，又是一個常人，能够交着華蓋運。」

「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，不過聽老年人說，人是時要交華蓋運的，這『華蓋』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『鑊蓋』了，現在加以訂正。」

魯迅故意將『華蓋』訛作『鍍蓋』，雖然刻薄有趣，可是他太輕視、忽視人民的知識了。凡懂點算命的人，不論讀書與否，絕不會把『華蓋』訛誤作鍋蓋。魯迅藉此發牢騷，罵大街而已。

軍閥統治下的報紙

那個年代，正是軍閥割據時期，大小軍閥以擁用封建軍隊的武力，一味爭權奪利，相互殘殺火併。

軍閥互鬥，梁啟超會形容為「不是戰國時代縱橫捭闔式的聯盟，就是梁山泊好漢式的火併。」並感嘆「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，還不知鬧到何時了，鬧得四萬萬人個個都不知命在何時，個個都有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的感想。」

我會生活在軍閥時代，回憶父執輩的名片有八寸大，皆被尊為大人，軍頭要槍斃一個人，等如殺一隻鷄。我因感覺，軍閥最輕視、無視、最不在意人民的生命。

妙的是：軍閥都相當懼怕輿論，或以威脅，或以利誘（捨得大把花銀子）以迫輿論就範，乖乖地聽話。同時軍閥也很會罵人，段祺瑞發表電文，就有下面幾句話：「今日中國，盜賊盈途，奸人恣肆，綱紀日夷，習俗日敝。」看似義正辭嚴，其實他閣下就是罪魁禍首，恣肆已極。

你別以為軍閥心中、目中沒有人民，不替老百姓講話；他們在發通電的時候，掛羊頭賣狗肉，都一再強調人民的疾苦，為民衆請命，聲言要救生民於水火。這種通電，實則都是斗方名士之

作，養士千日，用在一朝，得最高稿酬，軍閥自己不但不能寫，恐怕未必全部能看懂。這不是殺戮的前奏曲，或下野的起身礙為他日東山再起製造藉口而已。

軍閥一貫地草菅人命，無視人命；而像魯迅這位大作家一代文豪，却輕視、不在意的知識，故意把「華蓋」訛作鍍蓋，好多寶幾本書。

在軍閥控制下，報紙經營不易，但仍有許多報章在逆境中奮鬥，或多言論建樹，或在內容革新，對社會提供莫大貢獻。而名重一時的主筆，寫鄴地有聲的評論，格外令人尊敬。不過那時代名作家大多在南方活躍，而魯迅在北京大寫華蓋集的時期，正是北洋政府當政，正派報人奮鬥，困難已極；歪派報痞正當其時，弱者報人忍痛求生，不敢多言。潘公弼辦時事新報，得到洪憲政府指授機宜偽造民意的密電數十通，即予發表，揭發民意勸進的真相，密電未登一半，已被命停止郵寄，片紙不能出租界之外，經濟大受打擊，報紙元氣二、三年未能恢復。其後，世界日報、晚報社長成舍我被捕，成舍我辦報有十次以上被捕的經驗，押在警察廳，多達一個月，少則一兩天，有一次最為嚴重，幸而有人找張宗昌求情，救援及時，才獲得釋放。回彼這些，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當時背景，知道魯迅讀的是些什麼樣的報紙，我比對過，魯迅引用的訊息，都非來自這些正派而堅苦奮鬥的南方報紙。他似乎有一原則：「凡合我用者即大力採用之，凡不合我用而道不同者則摒棄之。」他自己曾說：「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，單是中國，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

很多的了，我竟往往沒有論及，似乎無所感觸。……」（見題記）

號外與傳單的諷刺

華蓋集屬於魯迅雅感集第二，實價大洋六角，由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發行。續篇印明「魯迅三十年集之十二，一九二六年著。」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發行，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。

本文所論及，以與報紙有關的事為範圍，溫故也，迴憶逝去的新聞和輿論。

華蓋集續編一二五頁——

「六月廿八日晴，大風。」

「上午出門，主意是在買藥，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，軍警林立，走到豐盛胡同中段，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，少頃，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，一輛摩托車馳過（按：非現在的握托拜，而係汽車。）少頃，又是一輛；少頃，又是一輛，又是一輛，又是「輛……」，車中人看不分明（因車邊吊着馬弁也），但見金邊帽；車邊上掛着兵，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（按：存疑，彼時衛隊都佩紫紅綢的盒子砲。）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，又少頃，摩托車沒有了，我們漸漸溜出，軍警也不作聲。（按：當為實景，我小時候在武昌見督軍出巡，即是這番模樣。溜出走軍警也不作聲，想亦不贊成這種禁衛方式。）

「溜到西單牌樓大街，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，（按：在五色旗下，即不能享中華民國國民

之福祉)，軍警林立，一羣破衣孩子，各個拿着一把小紙片，叫道：『歡迎吳玉帥號外呀！』（按大軍閥吳佩孚號子玉，故稱吳玉帥。這一段寫得傳神，但在我記憶中，賣號外的都是大人不是小孩子。）一個來叫我買，我沒有買。

「將近宣武門口，一個黃色制服，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，忽而大聲道：操你媽！許多人都對牠看，但他走過去了，許多人也就不看了。走進宣武門城洞下，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，但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，接來看，是石印的李國恒先生的傳單，內中大意，是說他的多年痔瘡，已蒙一個國手叫什麼先生的醫好了。」

這一段小遊記的確傳神，諷刺入木三分，使我勾起了對號外的回憶。

以往，國內每逢有大事，必出號外（但並無一定標準，依地依人而定，可是社會新聞如像前些時臺北李師科被捕這一類新聞，却不發號外），亦必叫着賣，且賣且奔，形成一種緊張氣氛；猶憶上海老槍報販，用特有悽愴且帶着詠嘆調的嗓音，將號外內容押成韻報出來：

「號外，申報紙（不一定是申報），好消息。」說明哈格哈格事體，並略作批評，等如活動廣播電臺；可是，你別相信他，老槍所報的好消息，報紙上往往找不到。

蘆溝橋事變發生後，日寇大規模的侵略激起了我們神聖的抗戰，我在漢口，一夕忽聽一上海老槍報販叫賣聲，其聲悽涼：

「南京失守哉！日本人殺掉交關交關的中國

人，姦淫擄掠，嚇殺人哉！日本人殺人比賽，阿要傷心！八十歲老媽媽，八、九歲小妹妹，都難逃魔掌！」

我心想，在漢口爲什麼說上海話？一問，原來他是逃難來的，那時漢口法租界依然熱鬧繁榮，依然花天酒地，這一片悽涼叫聲，彷彿喚醒了一些紙醉金迷的醉人。

近年來，因各種傳播系統的發達，號外已失其聲勢，不過每當大事發生，報業和人們總忘不了它，部份採用張貼方式，造成一種氣氛。

李師科被捕的那一天，也出現了號外；次日我正在臺北中華路上行走，想起來了，樓下有兩個小孩硬塞給我兩份傳單，一份是某大相士兼命理哲學家的玉照，一份是專醫五淋白濁密醫的廣告單，和魯迅所過的醫痔瘡傳單略有不同……

魯迅利用這一點對吳玉帥及社會加以諷刺（也許他硬湊在同一天），正是他行文的高明及尖刻之處。

挖苦軍閥調侃卜卦

魯迅本文最後一段，別有天地——

「回家看日報，上面說……：『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，除上敘原因外，尚有一事，係吳由保定啓程後，張其鎧曾爲吳卜一課，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，必可平定西北。二十七日入京欠佳，吳頗以爲然，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。』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，運氣殊屬欠佳，不如也卜一課，以覘晚上的休咎罷！但我不明卜

法，又無筮龜，實在無從措手，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，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，閉了眼睛，翻開，用手指指下去，然後張開眼，看指着的兩句，就算是卜辭。

「用的是陶淵明集，如法泡製，那兩句是：『寄意一言外，茲契誰能別。』詳了一會，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那真巧，也是看相、算命、卜卦。

魯迅用陶淵明集，別有用意；『寄意一言外』是否對吳大帥講的呢？他這一段是根據日報寫的，但並未說明是那一家報紙。那時節，報紙的立場及言論之變化既猛且鉅。全國方在割據狀態，沒有任何一個軍閥有力量範圍全局。在軍閥權力對峙及消長中，報紙得以乘間利用，使受壓迫的讀者得以稍舒。那一天，吳玉帥還沒有到達北京，所以能如此報導，吳抵京之後，氣候變了，又將是一番氣象。

魯迅看報的這種雜感，是當時的特殊景象。現在，譬如禁街、軍閥過市，除非在電影、電視中，想看也看不到了。

蚩尤典故存心栽誣

馬上支日記——七月一日

晴。

上午，空六來談，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，真偽莫辨。許多功夫之後，他走了，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了，等如不談。只記得一件：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席上發表，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，因為蚩與赤同音，所以蚩尤即赤尤，赤

尤者，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，合座爲之歎然云。

這一段，有點可疑：

第一、沒記那一報刊載，只道是空六轉敘報紙的，甚不可靠，別的都忘了，偏偏記得這一條，有嫁禍老吳之嫌。

第二、吳佩孚是軍閥中少數讀過書的，中過秀才，食古不化，應該不會這樣亂扯，尤其不致提出這種幼稚的邏輯，應是魯迅栽贓。

第三、所謂「合座歎然」，顯屬別有用心，亦係造謠技巧。

第四、假吳佩孚之口，說出這種邏輯，魯迅倒是爲「赤」撐腰、保鏢之「尤」者也；但如果不死死，可能會遭到對老舍一樣的被清算鬪爭，他早死是福氣。

第五、魯迅把罵人的刻薄話用考證的方式表達出來，正是他絕頂聰敏而又專長搗蛋的地方。

總之，不可信！

接着，他引書據典，又大發議論。

「燈下太熱，夜間便在暗中默坐着，涼風微動，不覺也有些『歎然』」（按：這種句子够調皮了）。人倘能够超然家外，看看報章，倒也是一種清福。我對於報章，向來就不是博覽家（按：這是他對看報的自白），然而這半年來，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，遠之，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、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、陳源教授的閒話（按：陳源字西澐，寫過「西澐閑話」，是魯迅的活對頭，兩人經常打筆戰，最多打平手，頗不歡然）；近之，則如丁文江督辦（？）（按：

這？號不知是否故意？）的自稱書欺子演說、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客問、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（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）、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（按：從未聽說過）。但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，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計。

……豈尤曾打炎帝，炎帝也是赤魁，炎者，火德也，火色赤，帝不就是首領麼？所以三一八慘案也，即等於以赤討赤，無論那一面，都還逃不脫赤化的名稱。」

文字是够俏皮，够諷刺的，但仔細看，他又提出所謂三一八慘案，可說畫條惡龍而點睛。

至於談到炎帝亦赤，那是他的胡扯，累及炎帝，他不配做炎黃子孫，炎黃世胄。

他所舉的這些作品，我只讀過一兩篇，慚愧讀書之少，想像「論美術書」，必然精彩絕倫；今如有人焉，集這類作品付之重印，倒爲讀者福祉。中外雜誌如能搜集到，或找到同樣有價值、有歷史意義的作品，其可讀性就甚高了。我讀中外雜誌選集，如吳宓教授的長聯，如林語堂博士的美人打油詩，如謝康教授的奇人奇書，皆是絕品。

我只贊成魯迅的一句話：「看看報章，倒也是一種清福。」而讀雜誌，更是其福最清，天天坐在電視機前，享受不到這種清福。

魯迅如果生在今日，他一定會大罵電視。

總之，這一段證明魯迅的考據和邏輯過於彎曲，其言無誠，能唬讀者於一時，經不起深究。不過，他替中共做啦啦隊、應聲蟲，間接地爲中共擂鼓助陣，直接地挑撥離間，倒是收到一時的

效果。

從另一角度看，當時社會及政壇滋生種種幼稚的、簡單的、粗枝大葉的反共理論和反共意識，經不起考驗，沒有實質上的意義，有害而無益，可能魯迅之流即是始作俑者，或推波助瀾者。

出書與報紙「開天窗」

紙張會影響出版。

華蓋集續編一二五頁無花的薔薇之三：

「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，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，我的舊雜誌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，排校還不到一半。……」

這在生產豐裕，物質富足的現代中國是難以理解的，只要有興趣、有錢、有預算便可以大量地印書，然而就因爲如此，一些不够格，或不是印給人看的書也大批地出籠了。（只爲報銷，何況印刷品郵資又低廉到成本以下。）

魯迅寫這一段另有用意，他原是為了反擊陳源教授，他藉此說：「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，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……」

「我不能因爲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，就不說他的小說好，我也不能因爲佩服他的小說，就稱贊其餘的文章；我覺得他的雜感，除了熱風中二、三篇外，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。」（現代評論七十一，閒話。）

陳源與魯迅兩人的文字技巧、控制能力，可說半斤八兩，所以筆戰的可讀性均極高，魯迅回陳源一槍：

「然則『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』（按

：他先改爲「之」，再寫「的」，白話文帶一點滯文言，便很爽口。）也許還要存在罷。」

可嘆到今天，陳源教授的閒話已經閒下來了，幾乎從文壇退隱了，而魯迅呢，目前依然有洋人大捧特捧。

據報載：哈佛教授韓南博士專攻中國傳統小說，中國現代作家以往經他評論過的，只有魯迅一人，（近有一新人）足見魯迅的時髦性，仍然受到此間及國外文壇、人物的重視。

政治更影響報業編採，以前報界有一種奇特的編輯方式，那就是：開天窗。

魯迅就忠實地（他難得忠實）記下來了——「大約送報人忙不過來了，昨天不見報，今天才給補到，但是奇怪，正張上已經剪去了兩小塊；幸而副刊是完全的。」

他先說「送報人忙不過來了」，是俏皮搗蛋，明知有了問題，偏說「今天才給補到」，以博讀者會心一笑。

以往我只見過開天窗，沒見到這麼大費功夫，將正張上剪去兩小塊，農業社會的方式也。假如這套方式留到現在，百萬份報紙那得使用多少人力工時？

從前報紙開天窗，出之於各種因素：一是審查臨時發生問題，來不及補充，乾脆開個天窗，出於無奈；一是報界故意地，你扣，我就開天窗，表示消極的抗議；當然還有其它原因。

如今開天窗已成歷史陳跡，但大陸上的報紙，整個篇幅都宛如天窗，登得滿滿的也等如白登，大陸報刊已改變其基本性質，假如魯迅還能活

在今日大陸上，不知他還有什麼話說？寫什麼冷嘲熱諷？

魯迅曾經批評過開天窗而引起的事，他說：「那麼，無論什麼魔鬼，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裏去。」

如今他敢嗎？這老世故、老滑頭，他有這個種嗎？他還敢刻薄嗎？

鄙薄古籍專唱反調

京報曾發出徵文，請求開列青年必讀的書，用意不錯。

查京報資料：負責人邵湯修慧（女發行人也，似爲某一政壇人士的太太出面）地址設於北平宣外魏染胡同三十五號，創刊日期不詳，刊期爲旬刊，即今天的晚報，每份定價無記載，日出二張，對開紙。想不到，魯迅不僅交了一個白卷，而且還放了一把熊熊野火。

他回道：「青年必讀書

應京報副刊的徵求——二月十日

青年必讀書

從來沒有留心過，所以現在說不出。

但我要趁此機會，略說自己的經驗，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。我看中國書時，總覺得就沉靜下去，與實人生離開；讀外國書——但除了印度時，往往就與人生接觸，想做點事。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，也多是僵屍的樂觀；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，但却活人的頹唐和厭世。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，多讀外國書。少看中國書，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一行——不是一言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得了的事。

我不相信，他讀四書、史記、內經……，會與實人生離開，除非他早入鬼域。

魯迅這一超短篇，反應很快，迴響也不小，許多人士嚴詞抨擊，他當然我行我素，一副你奈我何的架勢。（他說過：「非薄古書者，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，這是的確的。」）

他比秦始皇焚書更澈底，不留中國書，只看外國書。我忽然發現，他是「除四舊」、「破四舊」的發明人，而且連根爛。

他也是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原始創意人，毛澤東、林彪、四人幫也許就套用這一點，改頭換面而以激烈行動出之。除毛澤東大讀中國書利用它激昂起來（不會沉靜），進入實人生，進而期圖毀世、滅世以外，四人幫只曉得一種外國書，馬克思寫的，他們也不會讀通，胡亂接觸，胡作非爲，所以整成四不像，其始也驚天動地，其結果也驚天動地的糗。

四人幫的所作所爲，不過是徒子徒孫，擴大影響，使更多中國人遭殃而已。魯迅幸而早死，沒有受到徒子徒孫們的鬪垮、鬪臭。否則他也許會跪地（中國式的）搖尾乞憐：「這一套原是我發明的，想當年，我教青年們不看中國書，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鬪爭，沒有功勞，也有苦勞，你們就放我一馬吧！」他絕不會想到，大陸陪陪後青年們不看中國書，也不讀外國書，失去受教育的機會，形成一段教育上的真空，既不能「言」，亦不足「行」，大陸上增添了一大羣活的死人。請教魯迅先生：這種死人活着管什麼用？（下期續完）